



叶挺：北伐所向披靡 被囚5年不屈



从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，到抗日战争时期威名远扬的新四军军长，叶挺将军一生波澜壮阔、坎坷悲壮，经历了胜利、失败、曲解、囚牢等各种考验，出狱后不久在一场空难中离世，时年50岁。

在叶挺的故乡——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周田村，坐落着占地面积300亩的叶挺将军纪念馆，这里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叶挺故居、叶挺纪念馆、腾云学堂、会水楼等建筑。

■ 糜朝霞 据《南方日报》

率领独立团屡立战功

走进叶挺将军纪念馆，在白马将军铜像广场，挺立着叶挺将军策马奋战的铜像，上书“领导抗敌 卓著勋劳”，正是叶挺将军铁骨铮铮、戎马一生的写照。

东征、南讨胜利后，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。1926年5月，为援助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抵御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南犯，叶挺独立团（原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四团）奉命作为北伐先遣队，从肇庆出发开赴湖南前线，率先揭开北伐战争的“血战”序幕。

在叶挺纪念馆的《北伐先锋 保卫武汉》展区，充分展现了叶挺将军率独立团斩关夺隘的战绩。进攸县、打醴陵、克平江、夺汀泗、取咸宁……叶挺独立团勇猛善战，所向无敌，“铁军”威名由此远播。

“汀泗桥是咸宁县属的一个小集镇，北去武汉，南至湘粤，地势险要、易守难攻。”叶挺将军纪念馆讲解员古婉珊介绍，在敌我双方对峙期间，叶挺将军向当地农民请教，获知一条小路绕道古塘角，直插敌后，致敌军全线崩

溃，振奋了北伐军的士气。

短短数月，叶挺所率的独立团转战湘、鄂、赣三省，行军数千里，屡建奇功，尤其是在汀泗桥、贺胜桥这两个北伐最有名的战役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。

如今，叶挺纪念馆内还原了当年叶挺独立团“血战汀泗桥”的场景，带观众重回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，感受叶挺将军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、叱咤风云的魄力。

1927年1月，湖北省及武汉各界人士委托武汉汉阳兵工厂制作了一块高1米、宽0.5米的铁盾牌，正面镌刻两个大字“铁军”，赠送给第四军。叶挺纪念馆仿制了这块“铁军”盾牌，供世人瞻仰，让铁军精神代代相传。

狱中写下《囚歌》以明志

1941年1月，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。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峻情况下，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，浴血奋战8个昼夜。他在与国民党军交涉时遭无理扣押，后来被辗转关押于上饶、桂林、恩施、重庆等地，囚



周恩来(中)和新四军军长叶挺(右)、副军长项英留影

禁长达5年2个月。

在囚牢期间，为使叶挺屈服，国民党使尽种种手段威逼利诱。无论是“上饶宴请”“蒋介石的封官”，还是“骨肉情的感化”，叶挺丝毫不为所动。

“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，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，一个声音高叫着：爬出来呵，给你自由！我渴望着自由，但也深知道，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……”1942年11月，叶挺在重庆的红炉厂囚室写下了慷慨悲壮的《囚歌》以明志。

讲解员古婉珊特别提到，《囚歌》写好后，叶挺在下面签上了“六面碰壁居士”的名字，托夫人李秀文带给了郭沫若。郭沫若收到后一再捧读，评价说“叶挺的诗是生命和血写成的，他的

诗就是他自己”。

1946年3月4日，在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之下，叶挺终于迎来自由。出狱后的第10个小时，他写下人生第二份入党申请书。中共中央复电，称赞叶挺忠诚地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、经历了种种考验，决定接受叶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同年4月8日，叶挺与夫人李秀文、女儿叶扬眉和儿子阿九等人乘飞机返回延安，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。正如《囚歌》中所写，叶挺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，永远活在人们心中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勇往直前，开拓进取。

陈毅申请加入作协

开国元帅陈毅年轻时爱好文学，写过小说、诗歌和散文，也翻译过法国文学作品，是“文学研究会”的早期会员。在战争年代，他笔耕不辍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继续坚持诗歌创作。

1959年12月9日，他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在入会申请表中的“现在工作单位及职业”栏内，他填写的是“国务院工作人员”，体现了他是自觉把自己作为“普通一兵”而置身于革命队伍之中。在“从事文学工作的简历”一栏中，他这样写道：“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，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并研究法国文学。1922年回国搞政治活动并做新闻记者，开始写诗及小说。1924年以后做革命职业家直至现在，文艺活动作为业余时间时断时续，但未曾完全放弃，写诗的时候多些。”对其他栏目，他也是问必答，一丝不苟。

陈毅在与中国作协所属刊物的接触和交往中，也时时处处体现着他的谦虚态度。有一次，他寄给《诗刊》杂志三首诗，在附信中写道：“把近来写的三首诗仓促稿送《诗刊》凑趣；如蒙登载，要求登在中间。”他风趣地自称：“我愿作‘中间派’。如名列前茅，十分难受；因本诗能名列丙等，余愿足矣。”后来在送《冬夜杂咏》一组诗时，他又在附信中写道：“为《诗刊》凑趣，得旧作《冬夜杂咏》抄来塞责，仍请按旧例放在中间或末尾为妥。”

陈毅如此严于律己，并非偶然。他在给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一封信中说：“至于文艺写作，得便即大胆尝试，工拙不计。想做革命又写革命，此宏愿也，何日能达到几分，不敢预言，愿努力为之。”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■ 夏明亮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王国维科普抗疫

1902年8月，王国维的家乡海宁盐官镇发生瘟疫，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。或阖门而殁，或覆族而丧”。

当时，王国维正在老家，他先是关起门来治学，立志教育救国。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著书教文。他手头有一部书稿缠手，是日本学者牧濑五一郎的《教育学教科书》，除此著作外，王国维还在研究美学，日子过得充实。

但见瘟疫不时夺去乡亲、邻里、亲人之生命，这让王国维再也坐不住象牙塔了。王国维本是文人，文人非医生，瘟疫面前能干什么？王国维确实不懂医，但不妨碍他去翻医书。古中医著作，一般人看不懂，但文人能懂，王国维这样的大家更看得懂。虽然看病不能临时抱佛脚，简单的医学科普，却是可以马上读之马上用之。

王国维曾从日本带回了不少医学著作，此时正好派上用场。王国维放下他的“教育学”研究，焚膏继晷，夜以继日，从中医爬罗剔抉，从西医抉微寻幽，遍地搜寻抗疫良方，用了几个晚上，撰了《免疫传染法》。瘟疫当前，非医者不能乱开方子，王国维这册子说的主要是勤洗手、少出门、讲卫生、多隔离等等，这样的科普，简单是简单，对避瘟疫却是有科学支撑的，也是特别有效的。

王国维著《免疫传染法》，没送地方官府去印刷，他向父亲要钱，找印刷厂印刷。一分一厘，都是个人出资。印刷后，王国维挨家挨户去发册子，街头村尾去送科普。避时疫最佳法子是与别人隔离，王国维却身处时疫不隔离，多接触一个人，便多给自己一个危险。

王国维非医，没有职业要求，却冒着被感染的风险，去时疫地带宣传防疫办法，难能可贵。

■ 刘诚龙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